

农民变股东，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持续受益



近年来,我国先后组织开展了5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,今年已在全国面上推开。最新数据显示,全国已有74.5%的村完成改革。目前,这项改革已在开展集体资产清产核资、全面确认集体成员身份、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。专家表示,今后要继续用好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成果,全面确认集体成员身份,逐步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,走好这三步,才能让农民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持续受益。



农村里身份的新变化

54岁的重庆城口县香溪村村民刘地述至今对去年底的“分红大会”场景记忆犹新:“那天张灯结彩,人山人海,村里难得这么热闹,我用股权证领到了800多元。”刘地述说,“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,没想到现在成了股东,这是第二次分红了,每年一次,两次都分到了800多元。”像刘地述一样,千百年来“土里刨食”的中国农民,开始拥有一个新的身份——股东。这得益于“资源变资产、资金变股金、农民变股东”的“三变”改革。香溪村是重庆市最早开展“三变”改革的村庄之一。

2017年7月,香溪村在完成清产核资、股权界定等前期工作后,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,将现有村集体资金、可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,成立城口县旺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,刘地述等782名村民领到股权证,成为股东。

事实上,不只是每年800多元的分红,旺香公司成立后,在村里发展乡村旅游。因病、因学致贫的刘地述,被聘用为旅游景区的观光车司机,分红加上务工收入,他每年收入可达1万多元,已在2018年成功脱贫。

在距离香溪村52公里外的岚溪村,74岁的村民廖桂全也正在水上乐园旅游景区里务工,主要负责检票、维持秩序等工作。2017年7月,岚溪村开始实施“三变”改革,依托村集体经济组织引进企业,撬动社会资本800余万元,以合股联营的方式,建成水上乐园、乡村欢乐谷、休闲观光步道等旅游项目,还将廖桂全等225户村民的闲置民房改造成民宿。

“2018年成为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成员,之后又把我家河道旁的土地折价入股,现在同时在企业开发的景区工作。”廖桂全说,他既能作为股东,享受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红,也能在旅游景点获得务工收入,还可以获得民宿经营的收入,年收入在4万元左右。



■在重庆城口县岚溪村,74岁的村民廖桂全成为股东后享受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红,自己在旅游景点有务工收入,还可以获得民宿经营的收入,年收入在4万元左右。(图为他正在展示自己的股权证。新华社记者陈青冰 摄)

经过3年的努力,全国拥有农村集体资产的5695个乡镇、60.2万个村、238.5万个组,共计299.2万个单位,完成1.2亿张报表在线数据报送,农村集体经济的账本清晰起来。日前公布的全国清产核资数据显示,截至2019年底,全国共有集体账面资产6.5万亿元,其中,乡镇0.7万亿元、村级4.9万亿元、组级0.9万亿元;土地等资源性资产65.5亿亩,其中,农用地59.1亿亩、建设用地3.8亿亩、未利用地2.6亿亩。农民们反映,过去的“一锅粥”变成了现在的一本账,“终于知道村里有多少钱、多少地、多少房子了”。

专家分析,从数据看,很多农村的账面资产家底并不厚,但土地等资源性资产家底丰厚。从总量看,村庄之间分布还不均衡,有超过四分之三的资产集中在14%的村。从收益看,有10.4%的村收益在50万元以上,主要集中在城中村、城郊村和资源充沛的村庄。

接下来的难题是,谁是资产主人,如何确认资格,怎样折股量化。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说,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带来的村庄变迁、历史遗留下来长期未解决的难题等都造成了成员资格界定的复杂性。因此,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头戏,基本思路是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员,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,盘活用好农村集体资产。实践中,各地折股量化、股权管理方式各有特点。

“确认成员身份,要统筹考虑户籍关系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、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因素,妥善解决成员边界不清问题。许多村组80%左右的人依据县级文件可以明确是否为成员;其余有争议的人员究竟是不是成员,最好的办法是让老百姓说

了算,通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。”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二级巡视员余葵说,相信群众、依靠群众,由农民群众民主协商形成具体标准,是成员身份确认的法宝。目前,全国共确认集体成员6亿多人。

成员确认比较难的焦点是出嫁女、入赘婿。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寺底村共有9户本地户籍出嫁女,成员身份确认时,部分村民提出反对意见。经过10多次会议讨论,最终认定出嫁女每人享受0.3股股权。而在相隔不远的花塔村,最大争论点在于入赘婿的成员身份确认。村党支部书记记何建平说,“女婿是外村的,虽然户口落下来了,但对村集体的贡献少,好多人最初不同意给股权。我们开了多次会议,最后同意的方案是,女婿如在村内有地就给全股,如没有地就给半股”。

中央农办副主任、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表示,在出嫁女成员身份确认的问题上,既要防止“两头空”,也要防止“两头占”。

成立组织,农民享股权

江西省上栗县金山镇下辖21个行政村,有务农人口1万余人。镇长肖航涛介绍,当地以“查全、登准、规范、管好”为目标,对全镇农村集体所有的各类资产进行了清产核资,让集体资产成为“明白账”;按照“尊重历史、兼顾现实、程序规范、群众认可”原则,以村为单位,以户籍为基础,由村“两委”进行资格初审,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张榜公示,确认成员身份。在确权、确员的基础上,成立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,做强做大集体经济,农民既当家、又监管、还分红。

从全国来看,大规模的清产核资工作基本结束,各地已进入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攻坚期。“中央要求,有集体统一经营资产的村组,特别是城中村、城郊村、经济发达村等应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。”余葵说,现在一些外来人口很多的村庄,村民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,迫切需要明确村民委员会事务与集体经济事务的界限。目前,全国已有70.1%的村领取了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书。

目前,天津市西青区全面完成了全区161个村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任务。区委书记李清说,161个村划分为城中村、经济强村和土地资源大村三大类,均建立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,在发展上分类施策。总体看,改革实现了分股合心、联股联心,同心谋发展的劲头更足了。

“改革要大胆闯、大胆试,鼓励地方结合实际,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先行先试地方立法,为国家层面立法提供支撑;加快制定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资格的税收优惠、金融扶持、用地保障等政策。”韩俊说。(综合自新华社、《经济日报》等相关报道整理而成。文字整理:王平)



【案例】

重庆农村“三变”改革,收获美丽丰富人生

重庆市农村资源变资产、资金变股金、农民变股东的“三变”改革逐步深入推进,巴渝农村大地为有志者提供大展宏图的舞台,这片热土将展现欣欣向荣的蓬勃生机。

在所有涉农区县都开展“三变”试点改革,将充分发挥重庆的体制与政策优势。相对于西部其他省份的“省—市—县”格局,作为直辖市的重庆行政管理体制为“市—县(区)”,中间层级的减少,能让“三变”改革的优惠政策,在农村实践探索中的效率更为高效。重庆全市层面统筹的专项扶持资金,在使用上可能会减少某些中转环节,更加便捷地进入农业生产一线,满足“三变”改革需求。

重庆启动农村“三变”改革,或能引发人才与资金的快速回流。有着三千多万人口的重庆,是传统的农业人口劳务输出地,渝东北、渝东南某些区县常年在外务工人员多达数十万人。振兴乡村的关键,在于想干事、有技术的农业农村人才队伍;“三变”改革能够不断明晰规范产权,并有政策优惠培育农村产业经营主体。个体权益能够得到法律保障,进入农村的社会资本或可能得到更为稳定的丰厚回报,这无论是对人才、还是资金,无疑都具有强大的回流吸引力。

城乡融合可持续发展是重庆经济社会呈现出来的显著特色,农村“三变”改革将为此注入活力。城市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断缩小,交通、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衔接紧密,城乡之间、不同区县之间的产业互补性及相互黏度不断增强,不仅为重庆农村的“三变”改革形成较为扎实的基础,还为下一步更多的项目、资金、技术等要素进入农村,开辟出通道和实现改革红利的可能。

此外,重庆农村的“三变”改革,或还将借助大数据、智能化等高新技术和产业,在产业差异化选择、多头复合式推进、利用互联网

途径等方面积极创新。38个涉农区县目前各选择1个村试点,“三变”的总体理念固然相同,但是在不同地域、或不同区县之间,可以运用农村电商、互联网大数据服务、智能化种养的具体方式,却完全可以避免雷同甚至多样化探索,为更大范围推广农村“三变”改革收获经验。

农村新一轮改革的大幕开启,意味着获取更多平台和更多机遇的时代来临。投身重庆农村“三变”改革,更多积极奋斗和创业的人生,能在巴渝农村大地生长得更加美丽!

渝西锋光